

《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

張 哲 嘉*

摘 要

本文討論《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這個專欄歡迎讀者投書諮詢其切身醫藥衛生疑難，由該誌特約的醫師來解答。《婦女雜誌》自創刊以降，始終堅持推廣西方的新式科學、醫學，而這個專欄，則讓我們看到讀者的接受程度。此外，由於醫藥衛生是讀者切身的問題，因此在詢問的同時，往往在信中提供個人情報供醫師參考，所以可以充作考察《婦女雜誌》讀者背景的抽樣。從可考的部份看來，《婦女雜誌》雖然是為婦女而發刊，但是讀者中男性的比例可觀。地理分布雖以都會居多，但也遍及偏遠的鄉村與海外。就年齡層來看，則以一、二十歲的青年讀者群居多，這些讀者特性也反映在所提出的內容上。所問的問題中，有關婦女疾患者並不特別顯著，反而大多與青少年階段較為注重的外貌相關；另外，求學階段所會遇到的眼睛、腦力，也是關切的重點。從讀者的提問中，可以看出雖然也有部份已經完全接受該誌啓蒙新知的立場，但更多的證據說明，「醫事衛生顧問」所一再試圖傳達中醫荒誕、成藥不可信從的努力，成效相當有限。從此反觀中國近代醫學史的研究，歷來多重視醫事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構的發展、傑出醫生的活動等課題，偏重提供者而較少觸及接受者的一面。本文則試圖從後者的角度觀察，看到現代醫學知識在中國逐漸生根，其實歷經對話、與成見角力、遭受曲解誤解等過程。「醫事衛生顧問」原本是《婦女雜誌》宣導科學知識的新戰場，卻反而見證了自己宣導成果的侷限，其間所透露的傳播史、醫學史的複雜性，令人深思。

關鍵詞：讀者投書、醫學教育、媒體、中西醫論爭

一、前 言

《婦女雜誌》是中國近代史上歷時最久、享譽最盛、銷量也最廣的女性刊物。在發行的十七年間，一直因致力於科學啓蒙而廣為史家熟知。儘管其間編輯方針歷經了幾次變化，鼓吹西方科學新知的宗旨，卻始終不曾改變。在該誌所介紹的知識中，醫藥、衛生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項目，而且對讀者來說尤其切身，因此自第 11 卷（1925 年）起，編輯部門更敦請醫師，主持一個稱為「醫事衛生顧問」的投書專欄，來為讀者解答有關醫藥或病痛的疑難。這個專欄一直維持到第 17 卷（1931 年）《婦女雜誌》停刊為止，而且投書數量呈現逐漸上揚的趨勢，迴響越來越踴躍。本文即欲以「醫事衛生顧問」專欄的讀者投書為中心，來說明 1920、1930 年代中國人醫藥知識狀況的一個面向。

對於醫學史的研究來說，這個專欄所提供的史料具有獨特的價值，其特殊之處有二：首先，歷來關於醫藥在中國近代化的研究，所探討的主題大多是正規的醫療體系，如政府部門的地位、新式學校或醫院的設立、幾個重大疾病療法的推廣，或是傑出醫林人物的活動等等。¹ 同樣是要傳遞西方醫學新知，《婦女雜誌》卻是以媒體的身分來扮演這個角色，之前從這個角度探討的論者非常少。先行研究中較著者是黃克武有關民初《申報》

1 這樣的偏重可由中國權威的中國醫學史教科書目錄充分顯示。參見鄧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

醫藥廣告的論文。該文指出：擁有廣大讀者群的《申報》廣告，所傳遞的其實並不是純正的現代醫學，往往是中西醫觀念混雜的醫藥訊息。² 這篇論文也啓示醫學史家較少顧及的醫藥資訊提供者，在當時其實擁有更深遠的影響力，而他們所宣導的知識內容，卻與醫學史研究著重的正統醫學有落差。因此若僅只是觀察正規醫藥團體的發展，將無從正確了解現代醫學進入中國的初期，相關知識在社會傳播情形的大勢，更無從呈現其過程的複雜性。作為一種啓蒙新知的傳媒，《婦女雜誌》同時傳遞了兩種知識：編者企圖介紹的西醫知識，以及廣告所傳遞的中西混雜、似是而非的知識。這些藉由雜誌媒體所散播的知識，影響面遠比數量極少的醫院、醫學校和醫生來得廣大；而且這裡所呈現的面貌，也應該比大部份中國醫學近代史的敘述，更接近歷史上的實況。

《婦女雜誌》另一個尤為可貴、卻更乏人研究的觀點，在於此誌除了作為知識的傳播者之外，另外提供了一個管道，讓我們得以窺探知識接受者的想法，從而得知讀者如何看待、理解誌中所宣揚傳播的醫學知識，那就是「醫事衛生顧問」的專欄。其中的讀者投書，將接受者的聲音以文字的形式記錄，讓後世的歷史研究者得以傾聽他們訴說的煩惱或困惑。投書內容的百般陳述，有時透露出投書人的出身背景；而提問時所表現的態度，還可讓我們觀察《婦女雜誌》的讀者們，究竟曾注意到雜誌中的哪些醫學知識，又接受到何等程度。從這個觀點來閱讀「醫事衛生顧問」，不但可以初步了解《婦女雜誌》啓蒙新知的成效，更可以認識接受者的觀點，使我們對現代醫學知識傳播過程的了解更為完整，進一步深化中國近代醫學史的理解。

使用讀者投書從事研究時最容易引起的爭議，在於難以判斷哪些投書是真正的讀者來信，又有哪些是因達到特定效果而編造的。關於這個問題，誠然沒有簡單的辨識方法來解決，不過，仍然可以找出若干因應對策。如在提到那些可能涉及雜誌社利益的信件時，本文將指出假使這些信果真出自偽造，其設計的用心與可能預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我們將放更多注

2 如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7（1988年12月），冊下，頁141-194。

意力在那些與《婦女雜誌》的宗旨違背或利益衝突的言論，並探討這些信件所蘊藏的含意。由於這類信件或是無助於雜誌社的權威形象，甚至暴露出宣導的成效不彰，我們無法指出捏造此類信件的動機，故將對這些寄予較高的信任。至於那些與雜誌社的正負面利益均無明顯關係的訊息，本文所採取的處理方式，則是點出與這些訊息呼應的其他情形或既有研究，而將這些訊息當作佐證，以避免因過度推論所造成的危險。

二、「醫事衛生顧問」的出現背景與發展概況

學者曾根據編輯方針的轉變，將《婦女雜誌》的刊行期間分成四個階段：從1915年元月創刊到1919年10月，被稱為「草創期」；1919年11月到1925年8月，是告別摸索階段，鼓吹自由開放言論的「成長期」；到了1925年9月至1930年6月，是重返保守路線的所謂「復古期」；最後從1930年7月到1931年12月停刊，則是再度折返開明進步主張的「再興期」。每一個階段伴隨著編輯方針改變，也同時反映了編輯群的人事重組。³ 至於「醫事衛生顧問」這個專欄，是在1925年2月預先公告，至5月開闢專欄，一直持續到最後，才隨著《婦女雜誌》於1931年12月的停刊而告終。換言之，這個專欄歷經了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成長期」的尾聲、反動的「復古期」，以及走向新文化路線的「再興期」等幾次編輯宗旨的轉向，卻始終維持不墜。

然而，「醫事衛生顧問」並非完全不曾受過編輯人事波動的影響。第一任主持人杜克明答覆投書才不過三個月，就在1925年8月以「診務繁忙」為由辭職，這個時間點恰巧與「成長期」到「復古期」的人事更迭一致。⁴ 而且杜克明從此便不再於《婦女雜誌》中出現，反倒是在「成長期」的主編章錫琛所轉戰的《新女性》雜誌，至少刊載過兩次廣告。⁵ 這些跡象似乎說

3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 37.

4 杜克明實際上只主持了兩期，卷11號5與號7；6月停刊的理由不詳。

5 《新女性》，卷2號7、卷2號9的卷首，都刊載了杜克明的啟事廣告。另外，卷

明了杜、章二人有較深厚的私人關係，他的辭職也可能與章錫琛的離開有關。

至於從次年1月起接手的程瀚章，則是當時《婦女雜誌》編輯委員。⁶ 他似乎精通日文，至少翻譯過三本日文的醫書，⁷ 而且在《婦女雜誌》裡，也一再翻譯日文的醫學新知發表。⁸ 程瀚章雖與杜就田同為「復古期」的中堅人物，卻並沒有在1930年再轉型時跟他一起下台，反倒是越到後來角色越發吃重，最後一年他不但繼續主持專欄，而且還負責每期撰寫一篇醫藥衛生的文章。⁹

這次主持人的變更不只意味著人事異動，也牽動到「醫事衛生顧問」的風格。這兩位雖然都是上海執業的醫師，但是行事作風大不相同。杜克明的個人色彩相當鮮明，在他登場前，《婦女雜誌》就先刊登預告啟事，大肆吹捧他在上海同濟醫學院的學經歷，讚譽其為「海上醫界的明星」；除了宣稱他不管內外各科疾病皆能醫治外，更強調他「對於婦女各病及性慾學，夙有研究」。¹⁰ 或許是受到廣告的誘導，早期由杜克明所回答的31封投書中，即有15封問到性生活協調、腎虧、生殖器等一般難以啓齒的私

2 號9 還在他的啟事之後，登載三篇號稱仰慕杜克明的病人，以連續兩頁半篇幅的廣告，感謝杜醫師的醫術與醫德。

- 6 證據是《婦女雜誌》，卷13 號1 (1927年1月)，頁125的〈本誌13卷6月號徵文〉啟事中，刊載著本誌編輯委員有：蔣英、徐澹仙、程瀚章、萬春渠、杜就田等五人。
- 7 根據北京圖書館編，《中華民國總書目》(社會科學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以及中央研究院圖書館館藏資料顯示，程瀚章翻譯過日文著作《實用工業衛生學》、《實用助產學》、《比較消化生理》等書，還編寫了《西醫淺說》、《西藥淺說》、《食物》、《新醫藥辭典》等4部著作。這些書除了《新醫藥辭典》外，都是由發行《婦女雜誌》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 8 《婦女雜誌》的卷13 號4、卷13 號9、卷16 號1、卷16 號2等四期，都刊載了程瀚章所翻譯的日文醫學短論，內容包含小兒、婦產科、肺癆、瘧疾等主題。
- 9 在卷16 號11 更特加說明，從該期起：「程先生擔任每期作一篇關於家庭醫藥衛生、婦女生理病理的文字，這在讀者自是好消息。」
- 10 《婦女雜誌》，卷11 號2 (1925年2月)，封背啟事；《婦女雜誌》，卷11 號6 (1925年6月)，封背啟事。後來杜克明在《新女性》，卷2 號7 (1927年7月)、卷2 號9 (1927年9月) 所刊登的廣告「杜克明醫師診例」，則只強調擅長婦科百病與兩性生殖，自稱「主治婦女內外各症、不育、胎前、產後、妊娠早期、男女生殖。」

密，而另外詢問妻子身體變化是否代表懷孕的兩封還不算在內。¹¹ 這個踴躍提問私人性困擾的現象，與當時「成長期」的開放風氣，以及廣告所誘導提問的方向密切呼應。但此一公開諮詢房第隱私的風潮，在程瀚章接任後頓時丕變。程瀚章本人甚為低調，不曾大肆宣傳自己的輝煌經歷，在誌中所刊載的譯著或論文，則以家庭實用的疾病照護知識為主。自從他接掌「醫事衛生顧問」後，就不再標榜性慾問題；後來甚且修訂規則，宣佈凡問題「涉及兩性不便答覆者」，將不予回應。¹² 可見他與杜克明的作風、興趣都南轅北轍。除此之外，程瀚章對於「成長期」曾熱烈討論的節育問題也頗為冷淡。曾經有七位讀者寫信表示迫於家計窘迫，盼醫師教導避孕之法，他的回答卻是：「雖然有人提倡，但為道德上法律上所不許」，建議還是以節慾為宜。¹³ 可見雖然同樣是鼓吹科學知識，此時的宣導重點與態度，都已經和《婦女雜誌》前一時期的路線分道揚鑣了。

然而，就算程瀚章保守的作風曾使部份舊讀者失望，在他主持之下，這個專欄仍然獲致了相當的成功。就在他接手後不久，〈編輯室報告〉就聲明有太多讀者催問自己的問題何時刊登，編輯無力一一應答，敬請見諒。¹⁴ 這個啓事當然可能是雜誌社自我宣傳的手法，但即使如此，也可以

11 雖然中國有女醫專門為女性病患服務，但由男性醫生為女性醫療也屢見不鮮。尤其後面我們將會看到，該雜誌的男性讀者比女性更多。所以對《婦女雜誌》來說，選擇一位讓女性更寬心諮詢的女醫，似乎不如一個能夠主持兩性問題的專家更有賣點。這從他們大肆宣傳杜克明的性慾專長可以略窺端倪。

12 「醫事衛生顧問」，《婦女雜誌》，卷16號8（1930年8月），頁141，〈規則〉。

13 分別是《婦女雜誌》，卷14號11（1928年11月），頁19（556）、卷15號5（1929年5月），頁29（688）、卷15號11（1929年11月），頁31（750）、卷16號3（1930年3月），頁23（706.1）、卷16號9（1930年9月），頁127（807）、卷16號10（1930年10月），頁120（823）、卷16號11（1930年11月），頁117（860）、卷17號10（1931年10月），頁110（1208）。「醫事衛生顧問」中依照順序編排投書碼，置於各投書之前。程瀚章接手後，則不管從前的31封投書，自1號從頭排起。不過《婦女雜誌》的排號並不太審慎，有重號與漏號等情形發生。如668-776之間的號數曾經重編了兩次。但是只要用卷期號配合投書碼，查閱起來就不會弄錯。本文的標記法是將重複出現投書碼後加上小數0.1，以資區別，如前註的卷16號3（706.1）；又杜克明時代，則在投書碼前加註「杜」字。

14 《婦女雜誌》，卷14號2（1928年2月），〈編輯室報告〉。

看出雜誌社已經認識到投書專欄可能成爲一個吸引讀者迴響的新利器。當最初公佈要成立此一專欄時，《婦女雜誌》宣稱其目的是要「便利讀者」，不過其用心恐怕不只如此。¹⁵ 儘管編輯們未必深諳大眾傳播學理，懂得讀者投書專欄可以用來刺探讀者心理動向，讓他們發洩不滿情緒，從而據以修正編輯方針，但他們無疑明白這是個增加讀者興趣的有用策略。因爲投書者的心理必然是期待看到自己的問題早日得到解答，一定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密切注意該刊的發行，從而增加讀者的忠誠度。但這個策略成功的祕訣，在於不可以太清楚告知讀者刊登的期別，這樣才能讓他們一期一期地期盼下去。同時，這也就是爲什麼這種形態的專欄一概不肯私下答覆讀者，而一定要把答案公佈在刊物內。因爲非得這樣，才能讓大眾看到他們以知識權威的口吻施惠給讀者的一幕，藉以提升刊物的形象。所以，儘管在表面上是福惠大眾，提供免費的諮詢服務，不過他們從中所得到的回饋，卻遠比收費來得豐碩。

爲了對篇幅與內容作基本的管制，這個專欄從一開始就設立規則，要求投書者必須書明真實姓名與地址，但刊登時可依照讀者意願使用筆名。問題與字數也有限制，剛開始是每封信不得超過一個問題、兩百字，後來放寬到四個問題各一百字。投書並沒有資格的限制，也允許爲人代筆詢問。此外，有關複雜病情須診斷者，以及市面上販售成藥性質等問題，則在規則中就聲明概不作答。不過，事實上這些規定並沒有嚴格執行，後面我們將會看到，醫師一再斥責那些詢問市面成藥藥效的信件，但仍然讓他們刊登。

這個專欄前後歷時七年，經筆者統計，共有 1,412 封投書。其數量見下表：

附表 1：「醫事衛生顧問」歷年投書數量表

卷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年份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投書數	31	143	200	242	180	250	361

15 〈本社啟事一〉，《婦女雜誌》，卷 11 號 2 (1925 年 2 月)，頁 455。

從第一年的 31 封開始，除了第 15 卷曾一度下挫外，基本上是一路上揚，贏得越來越多的迴響。¹⁶ 到了停刊前夕的第 17 卷，共有 361 封投書，比起第 16 卷的 250 封，在一年內竟攀升了 44% 之多，從此可以推想其所受歡迎的程度與日俱增。

三、「醫事衛生顧問」所浮現的讀者相

當讀者翻閱到「醫事衛生顧問」專欄時，首先會注意到每封投書是以一個流水號碼來標記，在這個投書碼下面列出投書人的名號，有些時候還會冠上他所在的省市。雖然其中很多投書的資料不夠完整、用筆名刊載，或無法從姓名斷定投書者的性別，但是仍然是一份難得的讀者抽樣資料。因此筆者除了觀察這些投書前的訊息外，更細讀各信內容，藉以調查投書者的性別、地緣關係、年齡等資訊。其統計結果，參見附表 2、附表 3 及附表 4。

就性別而言，根據書信內容所判定者中，男性共 199 人次，略多於女性的 175 人次。但若將時間變數列入考慮，則性別比例是從剛開始的男性居壓倒性多數，到後來女性漸多（見附表 2）。但即使到最後的階段，這份號稱以婦女為目標讀者群的刊物，男性讀者的數量仍然相當可觀，這是值得注意的。事實上，其他同時期的女性雜誌也有著類似的情形。如離開《婦女雜誌》後的章錫琛，就慨嘆他所經營的《新女性》，「可以說是為女子們而編輯的，可惜讀者之中，竟以男子居大多數，而撰述者之中，女子尤其是非常之少。這幾乎使我們男子有霸佔婦女研究的嫌疑，是何等令人失望的事情。」¹⁷「醫事衛生顧問」的投書者性別比例，正可為當時中國女性刊物大多為男性所閱讀的景況，提供一份佐證的數據。

16 第 15 卷投書數量減少的原因，目前無法從《婦女雜誌》中找到直接說明的理由。唯一或許與之有關的因素，是這一卷的十二期中，有兩期為配合「教育部全國美術展覽會特輯」和「嫁前與嫁後特輯」，該專欄各暫停一次。不過這個因素仍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投書數會下降這麼多。

17 《新女性》，卷 1 號 6（1926 年 6 月）。

附表 2：「醫事衛生顧問」歷年投書讀者性別結構表

卷數 (年份)	11 (1925)	12 (1926)	13 (1927)	14 (1928)	15 (1929)	16 (1930)	17 (1931)
男	14 (78%)	26 (62%)	20 (57%)	29 (49%)	27 (57%)	38 (49%)	45 (47%)
女	4 (22%)	16 (38%)	15 (43%)	30 (51%)	20 (43%)	40 (51%)	50 (53%)
合計	18	42	35	59	47	78	95

說明：有效筆數：374。

若從地緣關係來看，註明居住在大都市的有 75 封，超過據書信內容判定總數 223 的 1/3。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就此指稱這是一份都會型的雜誌，因為北至嫩江、西至青海、南至印尼、東至長崎，都有讀者來信（見附表 3）。還有一些投書雖沒有說出實際地點，卻在內容中提到當地偏僻，缺乏專門的醫生，顯示有來自窮鄉僻壤的讀者。¹⁸ 之前的學者已經提及此誌的發行點遍及海內外 28 個大都市，¹⁹ 這裡的數據，則更進一步說明《婦女雜誌》的影響力是遍及城鄉的。

附表 3：「醫事衛生顧問」投書讀者地緣關係表

地方	上海	廣東	江蘇	廣州	浙江	北平	福建	南洋	河南	安徽	香港	山西	湖南	湖北	天津	旅大	重慶	海南	瀋陽	山東	河南	四川	雲南	遼寧	河北	江西	湖南	貴州	嫩江	青海	日本	合計	
筆數	34	26	22	15	15	12	12	10	9	8	6	6	6	5	4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223

說明：本表按照筆數多寡排列，筆數相同者先列院轄市或港埠、後列省份。

18 如《婦女雜誌》，卷 17 號 11 (1931 年 11 月)，頁 126 (1225)。

19 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頁 40。

投書中共有 577 封以不同方式透露了有關年齡的資訊。其中有 249 封直接提到投書者的歲數。可以確認最低的是 14 歲，最高者為 43 歲。可判定為 10 到 30 歲的青年及少年，居 96% 的壓倒性多數（見附表 4）。其餘的三百餘封投書雖然沒有明確說出自己的年齡，但是有的是詢問新婚妻子或幼兒的疾患，或者青春期的兄弟姊妹的煩惱。還有相當多人在信中提到學校生活的情形，或者求教有關學習的困擾，從此可以推知是在學學生。所以實際上 10 餘歲與 20 餘歲的讀者比例還可能更高。

附表 4：「醫事衛生顧問」投書讀者年齡層結構表

年齡層	10 餘歲	20 餘歲	30 餘歲	40 餘歲
人數	105	134	7	3

說明：有效筆數：577。

上述的讀者特性，尤其是其年齡層，充分反映在所提出的問題之中。中國醫學上向來有「十女九帶」的俗語，說明月經、白帶等毛病乃是女性普遍的煩惱。在「醫事衛生顧問」裡相關信件雖然也不算少，但是大約只佔全部問題的 1/10，至多只能稱得上是最重要的項目之一。相對於月經、白帶等困擾，讀者更踴躍提出的是皮膚方面的問題：包括各式白斑、黑斑、赤點、暗瘡、腳臭，乃至不夠白晳等等，尤其是粉刺、面皰跟雀斑，關心的人最多，詢問總次數遠遠超過經帶疾患。另一個常被問及的身體部位是毛髮，不管過多、過少或顏色不對——包括脫毛、掉髮、白髮、鬍鬚毛髮過於濃密——都令人揪心不已，其總數僅略少於 1/10。除此之外，流汗過多、狐臭、口臭、口吃、過於肥胖、發育不良等等，也是屢屢被詢問的項目。以上三類加總起來，總數多達經帶問題的三倍。這些乍看之下似乎毫不相干的各種毛病，其實卻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他們無不與外觀儀容或是異性吸引力有關，而這正是《婦女雜誌》主力讀者群所處的青春期年齡層，所尤其關切的問題。緊接著這些問題之後，最受關心的話題則是眼睛、腦力衰弱及市售成藥的藥效，其中前兩者都和青年學生課業有著密

切的關聯。相較之下，婦女專有的妊娠、胎產、授乳等問題，顯得非常少。從此可見，「醫事衛生顧問」在青少年諮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遠較為婦科顧問來得成功而活躍。

嚴格來說，這些最常被詢問的熱門問題，大多不過是所謂的「癩疥之疾」。其他令人困擾的重症當然也有，包括若干看來相當棘手的奇病，但幾個醫學史家特別關心的重大疾病——如霍亂、麻疹等等——則莫不在此缺席。之所以如此，固然是由於從寄出投書到回覆刊登，耗費時日，讀者若要為急病求助，必然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不過，這個無可避免的時間落差，也自然地限制了「醫事衛生顧問」所能提供的服務範圍：既然幾個現代醫學特別有效的急性傳染病的諮詢，都不可能出現在這個版面，剩下的問題多半是些慢性病，而這些正是許多中國人認為中醫比較見長的部份。而且一般人對待這類疾病的態度，常是先購買成藥自療，直到不見成效之後才另外求助。然而，中醫和成藥正是現代醫學視之為讎寇，恨不得去之而後快的觀念或行爲，因此《婦女雜誌》的「醫事衛生顧問」，就成為科學宣導者與傳統習慣間相互衝擊的場所。以下本文即就該誌的啓蒙成效，以及與中醫、成藥的鬥爭等面向加以探討。

四、「醫事衛生顧問」中所見的醫學普及成果

前面提過，《婦女雜誌》一向致力宣揚現代醫藥衛生觀念；「醫事衛生顧問」的主持人程瀚章，也翻譯了數篇醫學新知。這些努力，究竟產生過什麼效果或回應呢？的確，曾經有一位讀者來信詢問，先前卷 11 號 4〈家庭看護法〉一文中所說的凡患有肺結核者，嚴禁入浴，是基於什麼醫理。²⁰這是「醫事衛生顧問」中，唯一因為閱讀了《婦女雜誌》中刊載的科學知

20 《婦女雜誌》，卷 11 號 7 (1925 年 7 月)，頁 124 (23)。很可惜的是，《婦女雜誌》當局並未能善加利用這次機會，提高該誌指導青年科學新知的權威性。主持人杜克明坦言他也不明白是何道理。而編者則附加按語，說明該篇是來自日文翻譯，並非編委會的意見，彷彿該誌不必為譯介的文章內容負責任。這也暴露出該誌介紹科學知識，未經過審慎的篩選。

識後，提出回應的例子。

相較於回應雜誌所刊載的文章，讀者因為對前幾期「醫事衛生顧問」答覆內容產生興趣，從而來信迴響的例子就多得多。如此的投書約有 10 封。其中引起最多人追問的，是一次醫師說出一種名叫 Jodipin 藥物具有減肥功效，結果就有兩、三個人寫信請醫師再說一遍，或請告知使用方法。²¹ 另外還有一位讀者說：由於讀到第 872 則的投書中，醫師說起「亞砒丸」具有美白效果，他就特地去買了一罐，隨即來信要求確認此藥是否可以服用，並且在信封中附帶了五顆藥丸，拜託醫師代為鑑定。²² 還有一位讀者在來信中說：自己因偶爾翻閱友人家的《婦女雜誌》，才注意到這個專欄服務，他想更了解醫師曾提過市面上所販售的面孢菌苗注射法，因而寫信請問詳情。²³ 從此可知，「醫事衛生顧問」的內容，可能比編者主觀判定有價值而選刊的醫學知識，更貼近讀者的實際所需，因而能獲得較為顯著的迴響，甚至因此開發了新的讀者。

在「醫事衛生顧問」中發聲的讀者，有些已經完全認同該誌宣導現代醫學的立場，貶斥中國傳統醫學為荒唐迷信。其中程度較高的，甚至懂得自己調配「硫酸鎂」治療，試用無效後才來請教。²⁴ 一位來自徽州的讀者，說自己家鄉的傳統醫學雖然享譽全國，但在他看來，實際上卻只是個不管用的「老招牌」。可是儘管他崇信西醫，但當地買西藥卻很不容易，所以特來求助。還有一位漢陽的讀者說自己不信中醫，不過該地卻沒有西醫可供求診。²⁵ 這些資訊，在在都側面顯露出當時醫療資源缺乏與不均的情形。另外，有一位名叫趙伯龍的讀者來信表示，自己雖看過不少中國醫書，但

21 程瀚章答覆《婦女雜誌》，卷 12 號 10 (1926 年 10 月)，頁 126 (98)、卷 13 號 2 (1927 年 2 月)，頁 66 (169)、卷 14 號 1 (1928 年 1 月)，頁 222 (358) 的投書先提到這種藥品；卷 13 號 10 (1927 年 10 月)，頁 33 (296)、卷 14 號 11 (1928 年 11 月)，頁 17 (544)、卷 17 號 6 (1931 年 6 月)，頁 114 (1084) 的讀者就主動提問此藥是否可服。後面兩位明確說出他們是看到前述答覆才來詢問的。

22 《婦女雜誌》，卷 17 號 12 (1931 年 12 月)，頁 123 (1266)。

23 《婦女雜誌》，卷 17 號 1 (1931 年 1 月)，頁 230 (946)。

24 《婦女雜誌》，卷 13 號 3 (1927 年 3 月)，頁 41 (178)。

25 《婦女雜誌》，卷 17 號 2 (1931 年 2 月)，頁 112 (956)、卷 13 號 12 (1927 年 12 月)，頁 28 (335)。

「只當笑林看，並不置信」，並請求推薦現代醫書。而主持人在這個時候，也趁機宣傳《婦女雜誌》的後台老闆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書籍，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力。²⁶ 藉由「醫事衛生顧問」專欄的開設，商務印書館更準確地抓住了有志醫藥新知青年的心，並在他們腦海中樹立《婦女雜誌》的指導者形象，然後再把所出版的書籍介紹給他們。每隔一段時間，總會出現讀者寫信請教想要修習醫學，希望能推薦醫書或者是合適的途徑。²⁷ 不僅如此，主持人的權威與聲譽在這個版面中也看似隨之提高，就曾經刊載讀者寫信表示想要找程瀚章醫師治病，而程醫師就藉此機會將自己診所的住址以及收費規則公諸於世。²⁸

儘管存在著這些正面的事例，但《婦女雜誌》的啓蒙功效卻不可過於高估。如一位正在山西醫專就讀、學習新式醫學的學生，來信說他患病後，曾找過「中西醫生診治」都無效，因此請求解惑。程瀚章給他的回應，卻是斥問他為何不信賴自己學校的師長，還要去尋找中醫協助？²⁹ 從這裡看來，即使是親自受現代醫學洗禮的青年，尚且難免動搖對西醫教育的信仰，而仍抱有中醫也還不妨一試的想法，就更遑論一般讀者了。

五、中西醫雜處的中國社會

「醫事衛生專欄」剛開設不久，有一位署名 CW 的讀者緬懷「想數十年前，西醫未盛」，³⁰ 言下之意，彷彿現代醫學當時在中國已經成熟發達了，實際的情況恐怕未必如此。如雷祥麟最近所作的研究指出，儘管到了 1920 年代，現代醫學已經開始生根發芽，但是面對滿腦子中醫觀念的病患，西醫往往有著深深的無力感。由於中國人對陌生的西洋療法仍然懷有疑懼，醫生們爲了讓病人安心，往往得要附和病人對自己身體的認知，同意

26 《婦女雜誌》，卷 14 號 3 (1928 年 3 月)，頁 15-16 (399)。

27 如《婦女雜誌》，卷 14 號 10 (1928 年 10 月)，頁 28 (539)、卷 14 號 3，頁 15 (398)。

28 《婦女雜誌》，卷 17 號 12 (1931 年 12 月)，頁 126 (1282)。

29 《婦女雜誌》，卷 15 號 9 (1929 年 9 月)，頁 23 (725)。

30 《婦女雜誌》，卷 11 號 7 (1925 年 7 月)，頁 1281 (杜 15)。

的確是有中醫術語的「肝火」、「腎虧」，才有機會獲准治療；有時甚至於還得要裝模作樣地給病患把脈一番，才能證明自己是夠格的醫生。而且即使如此，他們仍然沒有被賦予獨立治療的地位。當時的病人，多半同時聘請多位治療者，各陳己見，然後由病患做最終的決定。因此早期在中國西醫，完全不具有他們在西方的同儕所擁有的權威和治療責任。³¹ 那麼，「醫事衛生顧問」裡的醫師，又是如何呢？

杜克明在第 8 則投書的答覆中，曾經就中西醫的差別做了一番清楚的聲明。他說西醫是「以科學為立腳點」，一切根據實驗，每事均「腳踏實地，至為穩妥」；而中醫則是除把脈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方法，而所仗恃的陰陽五行，「乃是自欺欺人之談」，兩者完全無法比擬。他雖然也承認有些西醫敷衍了事、賣假藥騙人，但他說那些只能算是「醫界敗類」，所以不予置評。³² 程瀚章也同樣抱持這種完全貶斥中醫、寬容不良西醫的態度。主持這個專欄，由於獨佔發言權，醫師擁有在實際看診時所難以具備的權威。

儘管醫生在答覆時沒有旁人反駁，看似擁有無上權威，但並不意味他們已經成功地改變了中國人積習已久的求醫行爲。有些人在發問前，依舊先行講述一番自我診斷的結果。如一個讀者寫信說：她現在雖然身體上不感覺痛苦，但是有著子宮右傾的毛病，請教是否需要醫治。醫生則反問，一般人難以感覺子宮存在，她又怎知自己子宮右傾？³³ 更普遍的情況是，讀者先提出一個中醫的病名，然後問醫師這該怎麼辦。如一封來信說：其母罹患了「瘋氣之症」，乞求醫師指點；程瀚章答以這樣的描述太過籠統，無法作答，要他去找醫師檢查。³⁴ 另外一位自稱在病後腿部乏力，不知找中國瘋科專家打針治療是否適當，醫師則完全否定他的想法，說這個病「與瘋無關」。³⁵ 還有一位讀者診斷自己的孩子「受驚」，來信詢問：「如中

31 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中西醫論爭與醫病關係在民國時期的轉變〉，《新史學》，卷 14 期 1 (2003 年 3 月)，頁 78-79、83。

32 《婦女雜誌》，卷 11 號 7 (1925 年 7 月)，頁 1279 (杜 8)。

33 《婦女雜誌》，卷 13 號 12 (1927 年 12 月)，頁 29 (343)。

34 《婦女雜誌》，卷 14 號 11 (1928 年 11 月)，頁 20 (562)。

35 《婦女雜誌》，卷 14 號 11，頁 19-20 (558)。實則這裡所謂的「瘋」，並非瘋癲或

醫用金戒指煎湯確否？」就被斥責為「滑稽至極，舊醫心理以為金重可以壓驚」。³⁶ 醫師鄙視中醫，連帶對讀者也不客氣起來。

另外，有相當多的病人和前述的山西醫專學生一樣，患病後先遍尋中西醫診治，在眾說紛紜無所適從下，才來信並列中西醫診斷病名，請求代為裁決。如有一個病人為排便次數過多而煩惱，中醫說他脾腎虛，西醫說是大腸炎。程瀚章告訴他，排便當然與大腸有關，中醫的話「絕不成立」。³⁷ 另外一位讀者說他耳聾、耳鳴、頭痛、眼花、腦弱，中醫說他是腎病，西醫說他是腦病，又被斥為「中醫是虛無飄渺的，絕對不可請教」。³⁸

這封投書裡，中西醫腎與腦的各說各話，透露出中西醫概念歧異的一個面向，值得注意。在中國傳統身體觀裡，「精」乃是人體最寶貴的物質、生命力的泉源，如果過度耗竭精氣，首先會虧損到主司生殖的「腎」，造成「腎虧」，然後影響到全身各處而致病，所以腎被稱為「先天之本」，非常重要。中醫還說如果能夠慎精節慾，則可以「還精補腦」，意味著生命力更加充盈。根據李建民最新的研究，腦在傳統養生觀中相當重要，其道理在於其中蘊含的髓液乃是精液所化，代表主人的生命力，而非因為腦有著什麼樣的應用功能。³⁹ 然而自從現代醫學傳入，認為人的一切智巧、運動莫不出於腦的觀念，開始深植人心，使得腦原有的重要地位更增添了新的要素。原先不認為與腎臟有關的失眠、記憶力衰退、難以集中精神等神經衰弱症狀，藉由腦的定義轉換，開始與腎虧相聯繫。如一位苟姓讀者就自我診斷，因為年少縱慾過度，以致於「腦壞」，來解釋自己讀不下

癡瘋，而是中醫概念「中風」範疇的疾病。此處的手足乏力或痿厥，中醫理論認為也是受風所致。宋、元二代，中央政府醫學機構曾專設風科，明以後廢，這裡的資料則具體說明到了民國時期，民間仍有以瘋【風】科專家自居的醫生，十分寶貴。

36 《婦女雜誌》，卷 14 號 7 (1928 年 7 月)，頁 52 (485)。

37 《婦女雜誌》，卷 13 號 1 (1927 年 1 月)，頁 121 (147)。

38 《婦女雜誌》，卷 14 號 6 (1928 年 6 月)，頁 31 (458)。

39 李建民，〈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奇經八脈的新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待刊。感謝匿名評審人之一為筆者指出這項最新的學術進展，得以修正原稿的觀點。因為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研究者仍認為在中國傳統觀念裡，腦的作用不大。

書。⁴⁰ 還有把「腦腎」合稱為一個器官來訴說自己的疾病。⁴¹ 這樣的說法，一直到今天仍存在於華人的成藥廣告裡。

「醫事衛生顧問」投書讀者群的男性關懷，以及中國人根深柢固的「腦腎」觀，以另一個形式在投書中出現，那就是不斷被問起的「腦漏」。腦漏乃是中醫固有的疾病俗名，明代以前就有這個詞，其正式中醫病名是「鼻淵」，也就是流鼻涕不止。⁴² 原來古人認為腦與鼻相通，遂將源源不絕的鼻涕歸因於外漏的腦漿，其所造成的心理衝擊不下於洩精過度。因此讀者在來詢之前其實已經自我診斷，產生若干定見，或者已經購買了市面上的腦漏藥服用。⁴³ 然而，在西醫觀念逐漸普及之後，因鼻涕而憂心的有了新的一套解釋方式，如有學子就懷疑自己的鼻涕與太過用功有關，詢問「是否用腦過度」？⁴⁴

在程瀚章的看法，這個疾病乃是鼻腔炎，無法藉由投書回答而解決，所以通常都是要讀者自行尋找耳鼻專科的醫師求診。但他同時對於「腦漏」這個說法表現相當不悅，一再斥責「腦是不會漏的」，或「這是舊醫荒唐無知的說法」。不過，每隔一陣子就會有讀者重複提出同樣的憂慮，一直到終刊的第17卷為止。⁴⁵ 「醫事衛生顧問」始終與「腦漏」的幽靈搏鬥，從來不曾根除讀者心中根深柢固的觀念。

從讀者的來信中，的確可以看到一些中醫素質低劣的情形。如一個三歲孩子因一時跌倒，此後右腿便開始跛行，父親找了一個中醫外科求診，所得到的解答是因為「散動腿筋」所致，只要「用末藥煎桐油，加食水藥」即可。經服藥日久無效後，寫信求助，醫師告訴他中醫處方純屬欺人。⁴⁶ 另外一位婦女受孕三個月後，腹部疼痛，狀如針刺，各個會診中醫給她的共

40 《婦女雜誌》，卷14號3(1928年3月)，頁16(403)。

41 《婦女雜誌》，卷14號6(1928年6月)，頁31(458)。

42 李經緯、鄧鐵濤主編，《中醫大辭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頁1278。

43 如《婦女雜誌》，卷14號3，頁14(391)。

44 《婦女雜誌》，卷16號8(1930年8月)，頁33(776)。

45 如《婦女雜誌》，卷17號12(1931年12月)，頁126(1280)。讀者描述母親只要神經受刺激，就流出最濃臭的鼻涕，而且腦筋覺得冷，是沒有明說「腦漏」，而把腦筋的毛病和鼻涕症狀相連的例子。

46 《婦女雜誌》，卷14號1(1928年1月)，頁220(349)。

同答案是：「所孕定非人類。」對此一困擾，程醫師所指示的是以腹帶安胎之法，同時也評論「中醫之說，真是妖妄之談。」⁴⁷ 讀者間或有提到先前被中醫診治得效的，醫師大多以不回應的方式來處理，⁴⁸ 但如果有上述較為無稽的說法，則必然以嚴詞大加撻伐。在此專欄主持人代表傳播正確的醫學新知，視傳統中醫思想為臆測迷信的立場，是十分堅定清楚的。

儘管主持人的態度如此，卻仍然不斷有讀者來信列出中、西醫所診治的不同病名，請醫師定奪孰者為是。甚至有更不清楚狀況的，還會寫信詢問「中西醫孰優？」或「中西醫孰佳？」⁴⁹ 乃至還有自稱想自修中醫，請程瀚章推薦書籍。⁵⁰ 一直到此專欄已經成立第六年的卷 16 號 8，還有讀者詢問眼疾「應就何醫 (中西)？」⁵¹ 從此看來，程瀚章在專欄中一貫排斥中醫的努力，效果是相當有限的。

六、「醫事衛生顧問」與成藥的拉鋸戰

西力東漸下，西方醫學與商業勢力進入東亞，許多來自西洋的藥物也隨之進入各國的市場。同為東亞國家，日本早在 1877 年就訂定藥事法令，取締不明成份的毒藥、偽藥，避免劣藥危害國民。⁵² 在中國，卻一直藥政荒弛，市面上呈現傳統中藥、明載於藥典的西藥、營養品、偏方，乃至於各式各樣由不同廠商推出的成藥同時並存的現象。

在如此紛雜的藥品市場中，「醫事衛生顧問」對各種藥品的態度也各自有別。正如前面所述，醫生總是貶斥中藥或偏方，而大力支持經過科學驗證的西藥。另外，他對魚肝油這種營養品也非常褒獎，一再建議讀者使用。最令醫師一籌莫展的，莫過於那些被廣告說得天花亂墜，但實際上成

47 《婦女雜誌》，卷 17 號 8 (1931 年 8 月)，頁 124 (1142)。

48 如《婦女雜誌》，卷 15 號 9 (1929 年 9 月)，頁 24 (727.1)。

49 如《婦女雜誌》，卷 15 號 4 (1929 年 4 月)，頁 26 (661)。

50 《婦女雜誌》，卷 15 號 2 (1929 年 2 月)，頁 20 (635)。

51 《婦女雜誌》，卷 16 號 8 (1930 年 8 月)，頁 143 (788)。

52 国公立所蔵史料刊行公開会，《日本醫學の夜明け》(東京：日本世論調査研究所，1978)，頁 464-465。

份不明的各式成藥。由於這些成藥便於自診自療，特別合於中國病人的胃口，格外受到歡迎。早從專欄第一次登場，就有讀者詢問所謂「保腎固精丸」治療腎虧的藥效如何，杜克明辭謝說不明成份，不敢批評。⁵³ 但同時也在〈規則〉中列出：以後凡是「關於市上製藥之性質須經詳細分析者，概不答覆。」⁵⁴

不過這樣的聲明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因為詢問成藥藥效的信函還是接踵而來。其中最常被問到的有美國韋廉士大藥廠出品的「紅色補丸」、五洲大藥房的「自來血」、「清導丸」、「女界寶」、中法藥房的「百靈機」、「艾羅補腦汁」，以及其他數不清不交代製造者的面皸膏、雀斑水、除黑水、生髮水、除毛劑等等，不一而足。醫生並未因為聲明拒絕回答而不刊登這些投書，有的時候他簡單地答覆「賣藥不願回答」；⁵⁵ 有的時候卻又冷嘲熱諷，說所問的藥物效果「等於零」；⁵⁶ 甚至警告「不可亂服，可能有危險」。⁵⁷ 不過讀者彷彿沒有看到這些警示，詢問的信件依舊前仆後繼、源源不絕。

然而醫師始終不曾清楚地告訴讀者，該如何區別他所謂可服的西藥與不可服的成藥。程瀚章也偶爾推薦讀者去購買如拜耳大藥廠出品的某藥品服用，但他並沒有說出一個道理，解釋為什麼拜耳的藥可用，而韋廉士的就不行。⁵⁸ 此外，他也曾建議讀者在無法得到醫生診治時，可使用「菲亭」、「大寶來」腦素與「腸保命」等藥物。⁵⁹ 他也沒有解釋這是因為他們為藥典所承認，或有其他理由。如果說他所推薦的西藥都是經過科學驗證的，但讀者所詢問的成藥也同樣有廣告宣稱具科學根據，醫師並沒能指出哪種科學宣稱為真，或者任何判定真偽的標準。尤其，許多來信所詢問的成藥也在《婦女雜誌》刊登廣告，吹噓該藥是由科學家所發明，更經過無數成

53 《婦女雜誌》，卷11號5(1925年5月)，頁860(杜7)。

54 《婦女雜誌》，卷11號5，頁859，〈規則〉。

55 《婦女雜誌》，卷14號5(1928年5月)，頁30(442)。

56 《婦女雜誌》，卷14號2(1928年2月)，頁30(369)。

57 《婦女雜誌》，卷13號6(1927年6月)，頁33(208)。

58 《婦女雜誌》，卷17號9(1931年9月)，頁109(1166)。

59 《婦女雜誌》，卷17號11(1931年11月)，頁105(1223)。

功驗證，所以讓讀者誤以為這些藥品正是鼓吹科學的《婦女雜誌》所推薦。如有一位讀者來信詢問：據說所謂「兜安氏補腎丸」係據 1906 年英國醫學會分析結果所製的藥品，但成份似乎與腎無關，請問醫師所見如何。對於這個富有教育意義的實例，程瀚章仍然沒有提出任何具體說明，只是宣稱醫界所用的西藥，有各國藥制規定的精細分量，並非把「欺世現成製劑給病人吃」，所以「只能欺不懂的人，而不能欺我們。」⁶⁰ 這樣的回答固然權威感十足，但很可惜並未能抓緊機會，指出其中的詐騙手法，或是提供一些準則來辨別無益的成藥，真正有效地教育群眾。所以不懂的人依舊不懂，而讀者與醫師間有關成藥的對話，依舊反覆持續下去。

有一次，一位婦女懷孕滿三個月，服用五洲大藥房的「女界寶」，當天就開始排出黃水，十日後恢復月經，乃停服「女界寶」，其丈夫請教醫師這些症候是否因為服藥的緣故，又胎兒是否無礙。對於這一位讀者，程瀚章特別用長達七行的文字來回函：

關於來函訊問市上的含有神祕和危險性質的欺人的賣藥，我們早已聲明不答覆的，現在你們用了這類賣藥而發生危險，我們為希望讀者得正當的應導起見，不得不特為答覆。大概你所說的女界寶，一定是通經藥之類。……幸而停服得快，否則危及胎兒和生命，以後凡遇報上登載的現存賣藥切不可服，在東西洋各國，國家法律完備，所以藥房的現存賣藥，一律被取締，就怕民眾誤服貽害呀。⁶¹

程瀚章如此沉痛的呼籲，一方面固然是為了中國荒弛的藥政與民眾的生命健康而哀悼；另一方面，似乎也是為了「醫事衛生顧問」長久以來一直努力試圖要給讀者「正當的應導」的失敗而悲鳴。

60 《婦女雜誌》，卷 12 號 10 (1926 年 10 月)，頁 125 (93)。

61 《婦女雜誌》，卷 14 號 8 (1928 年 8 月)，頁 38 (498)。

七、結 語

讀者投書雖然只佔雜誌中很小的篇幅，有時卻能透露出其他部份無法提供的重要訊息。「醫事衛生顧問」並不是《婦女雜誌》中唯一讓讀者諮詢的版面，但是無論質、量，都較其他專欄更有價值。事實上，另外還有「通訊」、「攝影術顧問」等專欄，而且後者由主編杜就田親自出馬主持。只不過，每次的投書不過寥寥幾封，遠不如「醫事衛生顧問」一次總有十餘封般來得熱切，而且所透露的訊息更不如後者豐富。這是因為醫藥衛生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切身問題，所以在提問時，自然有可能主動提供讀者的個人情報供醫師參考，從而成為了解這份雜誌的閱讀面向的重要資訊。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這樣的專欄所記錄的是一般民眾的聲音，所以更得以讓我們看到正統醫學院所編纂的歷史中難以得見的面向，揭露西醫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一個剪影。

本文以「醫事衛生顧問」中讀者自發透露訊息為基礎，考察《婦女雜誌》的讀者相，並觀察其一貫向讀者宣導現代醫學知識的成效。從此看來，《婦女雜誌》雖然號稱是為婦女而編，但讀者中男性居可觀的比例。編者對這一點相當清楚，因此他們最初在考慮設計專欄時，就把訴求放在探討兩性問題，更重於雜誌名稱所揭櫫的「婦女」疾患，所以一開始所號召的性慾學，得到讀者熱烈的迴響。儘管隨即因為雜誌編輯方針發生變化，新任主持人不再鼓勵讀者提問性慾的問題，甚至加以抑制，但是由於該雜誌的主力讀者正處青春年少的一、二十歲年紀，他們對於性的關心，仍由外觀儀容等有關性吸引力苦惱的頻繁詢問宣洩出來。

另一個與這個讀者群密切相關的乃是與學習有關的眼睛、腦等問題。尤其是腦，由於涉及了中西醫腦、腎觀念重塑，將性與神智、精力等問題混為一談，使得問題更顯得複雜，早有學者就這方面做過精彩討論。⁶² 而

62 Hugh Shapiro, "The Puzzle of Spermatorrhea in Republican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6:3 (Winter 1998), pp. 551-595.

從「醫事衛生顧問」中新發掘的點，是這個問題比原先所知的範圍更為廣闊。雖然醫生一再試圖剔除中醫的所謂「邪見」，不過傳統身體觀念的幽靈仍一再出現，直到終刊為止。的確，是有一些讀者已經完全接受該誌的啓蒙立場，從而信仰西醫的學理。不過卻有更多的證據說明，「醫事衛生顧問」一再希望傳達的中醫荒誕的訊息，以及成藥不可信從等等努力，並沒有被讀者聽進去，宣導功效即使不是全無，至少也是頗為有限的。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以讀者投書來研究雜誌者似乎尚不多見，而從一般普及性的雜誌來探究醫學史者亦復罕見。本文透過《婦女雜誌》的「醫事衛生顧問」這份資料，探索大眾傳播史以及醫學史的一塊處女地，並看到了以往爲人所忽略的面向。不管是大眾傳播史也好、醫學史也好，向來強調提供者的角度，細緻說明其主體逐步成長、走向康莊勝利的過程，但本文則是試圖從相對的接受者觀點來觀察，看到這個過程其實一直是面臨著對話、誤解、轉向與無奈。「醫事衛生顧問」本來是《婦女雜誌》定期宣導科學知識外另闢的戰場，用來捕捉讀者所關心的醫學問題而加以教育，卻反而讓醫師自己見證了宣導成效的有限，其間所透露的傳播史與醫學史的複雜性，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徵引書目

一、史料

《婦女雜誌》，上海，1915-1931。

《新女性》，上海，1926-1929。

二、專書

北京圖書館編，《中華民國總書目》(社會科學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

李經緯、鄧鐵濤主編，《中醫大辭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

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

鄧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

國公立所藏史料刊行公開會，《日本医学の夜明け》。東京：日本世論調查研究所，1978。

三、論文

李建民，〈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奇經八脈的新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待刊。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7，冊下，1988年12月，頁141-194。

雷祥麟，〈負責任的醫生與有信仰的病人——中西醫論爭與醫病關係在民國時期的轉變〉，《新史學》，卷14期1，2003年3月。

Nivard, Jacqueline.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p. 37-55.

Shapiro, Hugh. "The Puzzle of Spermatorrhea in Republican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6:3, Winter 1998, pp. 551-595.

The “Medical Advisory Column” in the *Ladies’ Journal*

Che-chia C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dical Advisory Column” in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This column invited readers to write letters inquiring about medical advice or health problems, and a medical doctor would answer their questions. One of the *Journal’s* purposes was to promote modern science and medicine, and this column allows us to examine the extent that readers were so influenced. Furthermore, due to the nature of medical questions, the letters often reveal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aders, and accordingly these letters provide a sampling of readers’ backgrounds. There are reliable indications that despite the *Ladies’ Journal’s* claim to be for women, it had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male readers. Although most of the letters came from metropolises, some letters are from the countryside or even overseas. Most readers were in their teens or twenties, these attributes being reflected in the letters. Among the questions, gynecologic problems are not particularly numerous. Most concerned issues such as appearance and attractions, which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concerned, and problems eyes or the brain, which were essential for school. Some readers showed their complete acceptance of the modern medicine as broadcast by the magazine; however, many

more cases demonstrate that many readers ignored the magazine's claims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absurd and that patent medicine were unreliable. Such readers repeatedly asked for the doctor's opinions about Chinese medical ideas and druggist advertisements, and the doctor was frustrated by his incapacity to extinguish such questions. Much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ha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activities of eminent doctors, while neglecting the receiver's side.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ommon people's point of view.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medicine in China was not smooth but experienced many challenges, wrestling with rooted preconceptions and distorted understandings. The "Medical Advisory Column"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to be part of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medicine, but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s efforts were largely fruitless.

Key Words: Reader's letters, Medical education, media, Chinese-Western medicine debate